

阿尔泰学研究概况及对今后我国阿尔泰学研究的建议

清格尔泰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蒙语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文章概要介绍了阿尔泰学发展概况和对阿尔泰理论的怀疑者、反对者的主要论点。其中重点评论了反对者 G·克劳森的一些观点。在介绍中国阿尔泰学研究的时候,除了介绍有关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语族的主要研究著作外,重点介绍了语族间比较研究和全面论述阿尔泰学的一些著作。最后提出了今后开展中国阿尔泰学研究的八项建议。

关键词:阿尔泰学; 研究概况; 建议

中国分类号:H515 ; **文献标识码:**A

一. 阿尔泰学发展概况

关于阿尔泰语系的假说,出现于 18 世纪前半叶。经过二百多年的探索,于 20 世纪中叶有了重大的进展。这个进展与著名芬兰学者兰司铁(G·J·Ramstedt)的研究工作分不开。兰司铁受过大学语言学教育,深入调查过几个地方的蒙古语方言,也研究过突厥语,后来又在日本长期研究了朝鲜语和日语。

兰司铁对阿尔泰语或原始阿尔泰语的存在曾抱有怀疑的态度,认为它们之间的共同成分可能是互相借用的结果。后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他得出的结论是蒙古语、突厥语、满通语彼此同源,来自一个共同语,即阿尔泰语。在后来的著作中谈到,共同阿尔泰语至少包括四个方言,即:原始朝鲜语、原始突厥语、原始蒙古语、原始满通语。

兰司铁通过研究,发现和建立了阿尔泰语言之间的若干语音对应关系,例如:蒙古语的 r, 对应于突厥语的 z(如蒙语 boro — 古突 boz 灰色的),蒙古语的 l 对应于突厥语的 š(如蒙语 taulai — 古突 babišyan 兔),蒙古语的词首 n、d、j、y, 对应于楚瓦什语的 ś 和突厥语的 y(如蒙语 daqu — 古突 yaqu 皮袄)。突厥语词中的 -p-、-b- 与蒙古语词中的 -γ- 对应(古突 topul- — 蒙书 tuyul- 穿过),突厥语的词首 ø(零辅音)与中期蒙古语的 f、h 对应等。他对阿尔泰语言的形态比较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获得了显著的成绩(请参阅兰司铁的著作《阿尔泰语言学导论》第一部语音学,第二部形态学)。

继兰司铁之后,出现了许多有成就的阿尔泰学家。如:科特维奇(W·Kotwicz)、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鲁德涅夫(А·Руднев)、鲍培(N·N·Poppe)、冈伯茨(Gombocz)、波利瓦诺夫(Е·D·Polivanov)、阿尔托(P·Aalto)、巴斯卡科夫(Н·А·Баскаков)、罗杰瑞(J·Norman)等。

在后来的阿尔泰学家中,有关著作最多、影响最大的是著名的蒙古语文学家鲍培。他早年在苏联科学院重点研究蒙古语言文字。二次大战后移居美国,继续蒙古语言文字的研究,发表有关著作的同时又发表了重要的阿尔泰学的著作《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1. 语音学,德文版,1960),《阿尔泰语言学导论》(英文版,1965)。在后者(即《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阿尔泰语系各语族语言的情况,还有对各语言的研究历史及研究者;在介绍阿尔泰理论的时候,谈到了阿尔泰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对阿尔泰理论的不同观点予以了评价;在有关阿尔泰语言资料的部分

里,谈到了阿尔泰语系内部的相互影响、阿尔泰语系语言与其他语系语言的相互影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语音方面的特征、词法方面的特征等。鲍培的著作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有关阿尔泰的理论问题和此前获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对关心阿尔泰语言的人和从事阿尔泰语言研究的人来说是必备、必读的书。还有一本必读的书是《阿尔泰语言及其研究》(巴斯卡科夫,1981)。

二、对阿尔泰理论的怀疑者和反对者

对阿尔泰理论,有些学者持怀疑态度,还有少数持反对态度。持怀疑态度的人,情况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阿尔泰理论还不成熟,有关语言的亲缘关系尚待进一步证明(如格隆贝克);有的认为阿尔泰诸语言的亲缘关系是我们都接受的具有相当可能性的一个假设,但是它不过是一个还没有以科学方法证实的假设(如李盖提);有的认为阿尔泰诸语言的亲缘关系,从很多的共同特点看来,虽然还没有得到证明,却不是不可能的(如本青)。科特维奇的情况有些特殊。他本身是研究阿尔泰语言的,他在自己的著作《阿尔泰诸语言研究》中研究了各语言的附加成分及其相互关系,他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重建了许多古代形式。但是他认为同源关系不是解决相似性或者甚至那些共同成分的一致性的唯一可能。巴斯卡科夫在为《阿尔泰诸语言研究》(俄译本)作绪言时介绍说:“科特维奇认为不同语言的人种的时常迁徙和常常发生的语言接触的实事,可以有把握的说明在蒙古语和满语中的突厥语借词,同样也可以说明这些语言对突厥语的相当大的影响。然而科特维奇认为这样的假设也是可能的,即:所有这三个语族在极古时代可能有一个基础语,这样的基础语后来由于不同底层的影响而分化,形成了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语族等三个语族。”

对阿尔泰理论的怀疑态度,是属于比较慎重的科学态度,说的话都有各自的分寸,都能使人理解。使人觉得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并使人产生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的兴趣。但是对阿尔泰理论持反对态度的代表人物却不同,他们呼吁人们再不要研究这个问题。如英国突厥学家 G·克劳森(Gerard Clauson)在他的《突厥语和蒙古语研究》一书的序言中说“再好莫过于了结突厥学上多年纠缠不清的‘阿尔泰理论’这桩公案,而且如果可能,进而一劳永逸地说清突厥语和蒙古语彼此究竟有没有发生学亲缘关系;我已经……阐述了我所以相信它们没有发生学亲缘关系的理由。”[1]他做为一个学者,既然说出这样绝对的言词,关心阿尔泰学的人需要了解:(1)他是怎样一个被一些人称道的“资深学者”,(2)他的主要根据、主要理论是什么?我们在下边根据手头不多,但比较可靠的资料观察一下这两个问题。

(1)克劳森在序言中说:“我开始爱好突厥语的时候是十五岁,但在以后的 45 年里,没有多少时间专心研究突厥语。然而我始终旧情未断,所以当我 1951 年底退休时,就决心把自己的有生之年献给突厥语言史。”……

“我年轻时一直承认突厥语和蒙古语有发生学亲缘关系这个理论。……而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十分关注,因为我感兴趣的是突厥语,而不是蒙古语。……(后来)得到《蒙古秘史》的拉丁化原文本,……但是我一点也看不明白,……所以我得出结论,突厥语和蒙古语有发生学亲缘关系的理论—阿尔泰理论—几乎肯定是错误的。”[1]

从上述两段表白看,克劳森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突厥学家,但还不是蒙古学家。他不学蒙古语就想读懂《蒙古秘史》,实在想得也太天真了。假设他能读懂一些,那么突厥语和蒙古语就不是两个语族,而是一个语族了。对阿尔泰理论持怀疑态度的学者都是精通有关语言的学者,他们都不敢说绝对的话,而克劳森先生只知一面,不知另一面,就说出绝对的言词,是有些武断了。

(2)克劳森先生的主要根据或主要理论。他在序言中说:“对这个问题某些方面的研究使我确信,有必要重新周密调查突厥语部落、蒙古语部落和通古斯语部落的早期历史,(而)这是我没有资格调查的问题。”[1]这似乎是 1962 年讲的话,可是在 1957 年慕尼黑东方学家国际会议上他就宣

读了只有经过“周密调查早期历史”的人才能提出的一篇文章。这篇论文的内容后来发表在《十四世纪蒙古语里的突厥成分》[2]一文里,也被转述在 A·M·谢尔巴克的文章[3]里。文章谈了许多问题,其核心是突厥语影响蒙古语的三个时期理论:

(一) 八世纪以前,大概在五或六世纪(借自最古的一种突厥语,大概是创建北魏的拓跋部落的语言)。

(二) 八~十二世纪之间,大概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借自一种古老的东北突厥语)。

(三) 在十三和十四世纪期间(借自东土耳其斯坦的突厥词)。

克劳森的“三个时期”理论和他的具体说明(为了节省篇幅起见这里把说明放到了括号内),显然都难以成立。其理由如下:

在匈奴兴盛时期(公元前三世纪末叶至公元一世纪末叶)以后,公元二世纪至六世纪中叶(相当于克劳森所说第一时期),是东胡族系部落在蒙古高原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主要的有檀石槐(156—181年在位)的鲜卑部落大联盟,有拓跋鲜卑的北魏王朝(386—534),以及柔然汗国的活动(五世纪初—六世纪中叶)。公元六至九世纪间,则是突厥、回鹘相继建立汗国的时期。拓跋、鲜卑是从大兴安岭北段(呼盟)兴起的东胡族系部落,这在现今历史著作上已有定论。他们在建立王朝后创立过自己的文字,并出版过书籍。[4]但在迁都洛阳(494)后,采取了自愿汉化政策,以此文字、书籍都绝迹。

关于鲜卑语资料,史籍传下来的只有十几个单词。对这些单词,二十世纪初,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作过研究(《东胡民族语言考》),三十年代方状猷作过研究(《鲜卑语言考》),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是匈牙利学者李盖提的论文《鲜卑语的一个方言(Tabghatch 语)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论大同小异,李氏的结论是“鲜卑语从最初就具有蒙古语的特征,而与突厥语的特征不相容。”[5]

根据上述事实看,克劳森所说最古的突厥语部落的拓跋语原来是蒙古语。在此基础上拟定的借词模式不能成立。第二时期的“一种古老的东北突厥语”,由于连名字也叫不出来,所以也不能落实。

克劳森在其错误理论的基础上,对蒙古语和蒙古人也说了不少很不得体的话。他在《十四世纪蒙古语里的突厥成分》一文中,按他的“三个时期”理论,对《华夷译语》中的蒙古语词进行了分类。他把所有的阿尔泰语言共同词作为借词剔出去以后,用剩下的贫乏的词为蒙古人编写了一个“四幕剧”。剧中人“居住在森林地带,家中器具简陋到既没有扫帚,也没有灯,……他们相信灵魂(或鬼) *ogyon* 和妖 *čitkor* 的存在,但是他们没有表示“天国”的词(在突厥语是 *teŋgiri*)”。他在《附言》中借一份不可靠的材料骂契丹人“他们好为寇盗。……其无礼顽嚣,于诸夷最甚”。并说:“可以合理地把契丹人看作是…最原始的说蒙古语的部族。”他还对现在成吉思汗陵墓上写的非常正确的 *čingis kajanu ogyon*(成吉思汗陵)中的 *ogyon* 一词进行了无端的攻击。

他为什么把匈奴语来源的“天”、东胡语来源的“皇帝”、“皇后”和突厥语、蒙古语中具有语音对应关系的共同词“扫帚”、“灯”等大批词都当作突厥语借词来排挤掉以后编造剧本来贬低蒙古语呢?他为什么一方面捧“拓跋语”(误认为突厥语),另一方面却骂本来是相当先进的契丹族呢?为什么说蒙古人“甚至到现在”依然用词不当呢?在他的文章中还说:“人们竟没有注意到存在这么多的蒙古‘入侵者’,……我要挑出突厥语里的蒙古语借词,把它们作为外来语成分,拒之于我的词典之外……”。这些话也许不值得介意,但也说明了克劳森的一种情感。

一个人对某一种语言可以特别“热爱”,这是值得称赞的,但他不必同时对另一个相关语言特别“歧视”。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语族的诸语言,历来关系很亲密,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历史上常有过这些语言并用现象,或甚至双语现象。至今匈奴语是不是阿尔泰语系中的另一个语族,即第四个语族,还在研究。十二、十三世纪的乃蛮部落、克烈部落的语言究竟属于突厥语族,还是属于蒙古语族,还在研究。历史上蒙古部落曾包括在塔塔儿大部落里,可是今天的塔塔儿族讲的话

是突厥语族语言。而今天讲突厥语族语言的新疆的一些图瓦人包括在蒙古族里边。裕固族的一部分人讲的是蒙古语族语言(东部裕固语),另一部分人讲的是突厥语族语言(西部裕固语)。可见这些不同语言和讲这些不同语言的人们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从阿尔泰学的角度说,这些语言属于“同源关系”也好,属于历史上的“接触关系”也好,都应该是我们重视研究的对象。它们都能说明语言之间的悠久历史和民族关系的悠久历史。我们应警惕“民族歧视”的意识形态干扰我们纯正的学术研究。

另一位著名的反对阿尔泰理论的人是多费尔(Gerhard Doerfer)。他也把蒙古语和突厥语的共同词都当作借词,而且认为蒙古语总是借入语,突厥语总是借出语。他的依据是什么呢?N·鲍培在他的《阿尔泰语言学引论》的《阿尔泰理论》一章中评论多费尔的著作时说:“可以注意的是,蒙古语形式总是从构拟的原始突厥语形式演绎得来。非常奇怪也十分令人惊讶,几乎所有例子与蒙古书面语一致。……他把蒙古书面语(和其他蒙古语)形式当作从突厥语来的借词。……因此他构拟了一个原始突厥语 * d-。这个形式现在在突厥语中以 y(和它的各种变化形式)表示。”简要地说,如果依多费尔的理论,蒙古语 daqu(皮袄)的借入过程如下:

原始突厥语 * daqu(?)	突厥语 ɣaqu
	蒙古语 daqu

鲍培认为,在古突厥语中从来没有过以 d-开头的词,不管它们是多么原始。因此,鲍培认为语音演变形式应为:

古突厥语 y- < 原始突厥语 * y- < 共同阿尔泰语 * d- > 原始蒙古语 * d- > 蒙古语 d-。

关于语音演变的其它事例,也有类似情况,这里不多说。

总之,克劳森也好,多费尔也好,未能证明阿尔泰理论是错误的。

我们倾听了反阿尔泰学的理论和论据以后觉得,它们不足以使我们止步不前。相反,我们认为阿尔泰学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中国阿尔泰学研究

如果把阿尔泰学研究理解得广一些,除了有关语言的比较研究以外也包括有关语言的个体研究的话,中国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研究,都有相当长的研究史。我们在这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说起。

1955年、1956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主持组织有关各省、区,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后来有关地区、有关部门也进行了多次的调查研究。

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编辑组出版了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这里也包括了蒙古语族、突厥语族、满通语族的各个语言。

与此同时,阿尔泰语系的各主要语言都出版了词书、语法方面的专著。突厥语方面有《突厥语大词典》(新疆社科院)、《维吾尔语详解词典》(新疆语委)、维汉词典(新疆大学中文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现代维吾尔语语法》(哈米提·铁木尔,民族出版社,1987)、《现代哈萨克语语法》(耿世民,中央民院出版社,1989)等。有些著作涉及到了整个突厥语族及古代文字,如《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况》(耿世民,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突厥语概论》(李增祥,中央民院出版社,1992)、《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王远新,中央民大出版社,1995)、《突厥比较语言学》(程世良,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维吾尔古文字及古文献导论》(牛汝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等。

在蒙古语的词书、语法方面有《蒙汉词典》(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增订本)、《蒙古语词根词典》(斯钦朝克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蒙古语词典》(诺尔金

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现代蒙古语》(内蒙古大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现代蒙古语》(那顺巴雅尔等,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2)、《蒙古语语法》(清格尔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等。

涉及蒙古语族和蒙古语历史的专著有《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共21册,包括达斡尔、土族、东乡、保安、东部裕固等五个语言和蒙古语卫拉特方言、巴尔虎土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内大出版社,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回鹘式蒙古文献汇编》(道布,民族出版社,1983)、《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照那斯图,日本东外大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0)、《中世纪蒙古语研究》(哈斯巴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古蒙古语研究》(双福,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中古蒙古语》(乌·满达夫等,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中古蒙古语研究》(嘎日迪,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等。

在满通语的词书、语法方面有《锡伯(满)语词典》(佟玉泉等,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满汉大词典》(安双成等,辽宁民族出版社,1993)、《新满汉大词典》(胡增益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满语语法》(乌拉熙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满语语法》(季永海等,民族出版社,1986)、《锡伯语口语研究》(李树兰等,民族出版社,1984)、《鄂温克语研究》(朝克,民族出版社,1995)、《鄂伦春语研究》(胡增益,民族出版社,2001)等。

涉及满通语族和历史的专著有《满一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朝克,民族出版社,1997)、《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金光平、金启琮,文物出版社,1980)、《女真文辞典》(金启琮,文物出版社,1984)等。

近些年出现的一个可喜的现象是,阿尔泰语系的语族之间的比较研究和语系的综合研究也有了良好的开端。这方面可举的著作(按问世顺序)有《蒙古语与满洲语研究》(哈斯巴特尔,内大出版社,1991年)、《蒙古语族语言与突厥语族语言词汇比较研究》(高·照日格图,教育出版社,2000年)、《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孟达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力提甫·托乎提等,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

上述著作的前三者都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哈斯巴特尔的《蒙古语与满洲语研究》的第一部分中,对满洲语与蒙古语的辅音对应现象进行研究,提出了18条语音对应现象。其中一些对应,显然是很古老的,如蒙古语的t-与满语的s-对应,蒙古语的-ry-与满语的j对应,例词有:

蒙 tergen(车) — 满 sejen,	蒙 torja(缎,绢) — 满 suje,
蒙 buryasun(柳) — 满 bujan	

蒙古语的(h)aryal(干牛粪)与满 fajan 恐怕也属此类对应。这本著作里,还研究了语音方面的其它问题,如减音现象、换位现象等。在词法部分中研究了格附加成分的对,动词叙述式的对应,一些形动词形式的对应等。

高·照日格图的著作,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蒙古语词汇和突厥语词汇之间的各种关系。鉴于借词与同源词的关系是阿尔泰学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本著作中首先研究了借词问题,包括了蒙古语中的突厥语借词、突厥语中的蒙古语借词、蒙古语、突厥语中的其它语言借词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共同词部分中,补充论述了在兰司铁、鲍培著作中涉及到的具有语音对应关系的一些词。如蒙古语非词首r—突厥语z,蒙古语非词首l—突厥语j,蒙古语词首d₃—突厥语y,蒙古语词首d—突厥语y等。他还提出了语音转换构词法的问题。蒙古语和突厥语都有以a、i、u等元音的转换来构成相关词的现象。不同语言之间的相关词的交错现象,也能说明它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本书最后有蒙古语、突厥语相关词汇对照表。

孟达来的《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是“换一个视角来审视阿尔泰语系语言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首次尝试”。作者认为阿尔泰语言比较研究当中存在如下几点问题:

(一)从既定的理论学说出发研究和解释语言关系和语言发展问题。前提理论的不同又导致了

研究角度及方法的不同,进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亲源论”和“接触论”)两种关于语言关系和语言发展的观念,是否符合阿尔泰诸语言的实际情况,还有待于研究证实。

(二) 阿尔泰语言缺乏古代语言材料。

(三) 没有充分利用阿尔泰诸语中古代民族的人文历史材料。

作者在本著作中论述了古代北方民族的变迁与阿尔泰诸语言早期接触、核心关系词的分布与词汇关系、形态和语音上的共同性与推移性。

本书结语中说:“原始阿尔泰语言在其初始阶段就已存在混合的可能性”。“在新石器时代,操阿尔泰语言的先民之间就已经有了史前接触及混合,与这种发展态势相辅的应该是其语言之间的接触与融合”。“匈奴时代是阿尔泰诸语言接触与相互影响的重要时期”。“从语言的历史传承性看,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通语族分别是在丁零、东胡、肃慎诸族系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古代北方及东北民族之东西方向的历史运动中产生的语言、文化间的接触与相互作用,是现代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和推移发展的重要原因。”

力提甫·托乎提主编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是中国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出版的第一部阿尔泰语言学概论。这部著作的第一章介绍了阿尔泰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阿尔泰理论的怀疑者和反对者以及阿尔泰诸语言的分类。从第六章开始的最后四章,介绍了阿尔泰语言的音位系统及其语音对应规律、阿尔泰语言的共同形态成分、阿尔泰语言中的共同基本词汇以及语言间的相互影响等。在这些章节里集中反映了迄今阿尔泰语言比较研究当中获得的主要成果,并且在某些方面有新的探索。如在第八章里对数词、对一些基本动词(肯定动词、否定动词、控制和管制意义的动词等)的探讨等。

本书对阿尔泰语系的各个语族都设有专章来介绍如突厥语族语言(买提热依木·沙依提执笔)、蒙古语族语言(德力格尔玛执笔)、满通语族语言(朝克执笔)、朝鲜语(李元吉执笔)。

当前这是一部比较全面地介绍阿尔泰语言学理论和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情况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四、对今后我国阿尔泰学研究的建议

阿尔泰学已经是个国际性的学科。中国是阿尔泰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现在的中国西北部、北部、东北部居住着众多的操阿尔泰语言的民族。因此这问题是与我国以及有关各地区各民族直接有关的问题。

阿尔泰学界中有“亲缘论”和“接触论”的不同学派。但是“亲缘论”也好,“接触论”也好,研究工作都没有达到大功告成的地步。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不论哪个民族语言,要想了解自己语言的发展历史,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工作由于先人的努力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有志的研究者可按兰司铁、鲍培等前辈开辟,并由我国力提甫·托乎提等学者继续发展的方向,继续完善“亲缘论”的研究,也可以按科特维奇以及我国青年学者孟达来开辟的方向,继续完善“接触论”的研究。哪个学派能令人满意地说明各语言发展的历史,并能深入说明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演变过程或规律,人们也就自然会接受它们的。

关于今后的具体工作安排,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一) 继续深入地进行各语言及其方言或土语的调查研究。材料要详实,注意收集平常忽略的语言特点。要到闭塞的地区收集古老的语言成分。

(二) 开展古文字和古代文献资料语言的研究。

(三) 开展各民族语言史和各语族的比较研究。

(四) 开展不同语族之间的历史比较研究和阿尔泰诸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

(五) 研究操阿尔泰语言的古代民族的人文历史材料(包括历史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等)。

(六) 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学术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会议,交流情况,介绍经验,协调有关的研究工作。

(七) 创办一个定期或不定期的类似《阿尔泰学通讯》的刊物,介绍国内外有关研究工作情况,介绍国内外有关论著的概要。

(八) 各地创造条件分工出版有关阿尔泰学的丛书(国内外不同文种研究著作的汉文版)。

以上建议谨供讨论时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G·克劳森.《突厥语和蒙古语研究》[M]. 序言,曦镛译,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社科院民族语文研究所(1986年7集),北京.

[2] G·克劳森.《十四世纪蒙古语里的突厥成分》[M]. 刘照雄、张继忠译,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社科院民族研究所(1983·1),北京.

[3] (苏) A·M·谢尔巴克.《Д·К·克劳森关于阿尔泰语言学的著作》[M]. 胡增益译,民族语文研究参考资料,社科院民族研究所(1977),北京.

[4] 林干.《东胡史》[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5] 清格尔泰.《关于阿尔泰学的理论和方法》[J]. 内大学报,2003,(1).

THE Introduction of Altaic Study outline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Altaic Study in China

CHinggeltei

(The Institut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Altaic Studies, And the arguments from Altaic Doubters and Objectors. The author pays especially more attention to remarks of Gerard Clauson who is a Objector of Altaic theory. While coming to the Altaic Studies in China, he puts stress the introduction on the Turic Language Group, Mongolian Languages Group and Mancu—Tungus Languages Group. And on the works about comparative studies among Languages Groups and of about introducing Altaic Studies from all aspects. Lastly, He puts forward eight suggestions to the Altaic Study in China.

key word: Alataic study ; Study outline ; some suggestions ;

收稿日期: 2004—09—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2JAZHJD840007)

作者简介: 清格尔泰(1924—),男,蒙古族,内蒙古赤峰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蒙古语族语言及阿尔泰语系.